

历代名臣传

历代名臣传

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二

宋

范仲淹

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改適長山朱氏
既長知其世家泣辭母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
誦未嘗解衣就寢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

日昃始食。居五年。大通六經之旨。爲文章論說。必本于仁義。舉進士策。爲廣德軍司理。日抱獄詞。與太守爭是非。守盛怒臨之。不爲屈。比去。貧止一馬。鬻之。徒步而歸。徙監楚州糧料院。先是。迎母歸養。至楚州。以母喪去官。晏殊知應天府。延掌府學。仲淹常宿學中。訓督學者。生徒輻輳。嘗上宰相書。請擇郡守。舉縣令。斥游惰。去冗僭。慎選舉。撫將帥。凡萬餘言。王曾見而偉之。及晏殊薦一人爲館職。曾謂曰。公知范仲淹不薦。而薦此人乎。殊從之。遂除仲淹秘閣校理。仲淹泛通六經。尤長于易。學者多從質問。爲執經講解。

無所倦。每感激論天下事。奮不顧身。宋代士大夫。踔厲尚風節。自仲淹倡之。天聖七年冬至。立仗禮官議請太后受朝。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。仲淹極言其非。且曰。奉親于內。自有家人禮。顧與百官同列。北面而朝。不可爲後世法。晏殊大懼。召仲淹責之。仲淹正色抗言曰。仲淹受公誤。知常懼不稱。爲知己羞。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也。殊慚無以應。頃之。又疏請太后還政。不報。出通判河中府。徙陳州。時方建太一宮。及洪福院。市材木陝西。仲淹言。比者昭應壽寧被火。天戒不遠。今又侈土木。破民產。非所以順人心。合

天意也。宜罷修寺觀減市木之數。以蠲除積負。又言恩倖多。以內降除官。非太平之政。事雖不行。仁宗以爲忠。太后崩。召爲右司諫。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。參決軍國事。仲淹上疏曰。太后母號也。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。今一太后崩。又立一太后。天下且疑陛下不可。一日無母后之助矣。及帝始親政。言事者多追詆太后時事。仲淹又言于帝曰。太后受遺先帝。調護陛下者十餘年。宜掩其小故。以全大德。帝曰。此亦朕所不忍聞也。遂下詔戒飭中外。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時事。後歲大旱蝗。江淮京東尤甚。

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。因請間曰。宮掖中半日不食。當如何。帝惻然。乃命仲淹安撫江淮。所至開倉賑乏。禁淫祀。奏蠲廬舒折役茶。江東丁口鹽錢。且條上救弊十事。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進帝。乞宣示六宮戚里。用抑奢侈。郭皇后廢。仲淹與中丞孔道輔。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。不能得。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。廷爭。方至待漏院。有旨出。知睦州歲餘。徙蘇州。州苦水。仲淹爲疏五河。導太湖注之海。興作未就。詔徙明州。轉運使請留仲淹以畢其役。許之。卒爲蘇人利。還判國子監。遷吏部員外郎。權知開封府。呂夷簡

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。仲淹爲百官圖以獻。指其次第曰。如此爲序遷。如此爲不次。如此則公。如此則私。凡進退近臣。超格者。不宜全委之宰相。夷簡不悅。他日論建都事。仲淹曰。洛陽險固。而汴爲四戰之地。太平宜居汴。卽有事。必居洛陽。當漸廣儲蓄。繕宮室。帝以問夷簡。夷簡曰。此迂濶之論也。仲淹乃更爲四論上之。一曰帝王好尚。二曰選賢任能。三曰近名。四曰推委。大抵譏切時弊。夷簡大怒。由是出知饒州。明年夷簡罷。元昊反。召爲天章閣待制。知永興軍。會夏竦經畧陝西。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。同韓琦副之。

夷簡再入相。帝諭仲淹使釋前憾。仲淹頓首謝曰：臣向所論皆國家事。于夷簡無憾也。因上言：關中無備。若元昊賊乘虛深入。東阻潼關。隔兩川。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。爲今之計。宜嚴戒邊城。實其關內。使無虛可乘。寇至。邊城清野。不得浪戰。關中稍實。不能深入。二三年間。彼自困弱。此上策也。今邊城請五路入討。臣恐承平歲久。無宿將精兵。一旦興深入之謀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。時延州諸砦多失。宋仲淹自請行。詔兼知延州。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。軫轄領五千人。都監領三千人。寇至禦之。則官卑者先出。

仲淹曰。將不擇人。以官爲序。取敗之道也。于是大閱州兵。得萬八千人。分六將領之。日夜訓練。量賊衆寡。使更出禦之。夏人聞之。相戒曰。無以延州爲意。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。不比大范老子可欺。大范謂范雍也。仲淹又用种世衡策。城青澗。以據賊衝。大興營田。且聽民互市。以通有無。又以民遠輸勞苦。請建鄜城爲康定軍。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。春夏徙兵就食。所省糴十之三。他所減不與。又修承平永平等砦。稍招還流亡。定堡障。通斥候。于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。明年正月。詔諸路入討仲淹。

以爲塞外方寒。我師暴露。不如俟春深。賊馬瘦人飢。勢爲
易制。且鄜延密邇靈夏。西羌必由之地。第當按兵不動。稍
以恩信招來之。不然羌情阻絕。臣恐偃兵無期也。時韓琦
決意進兵。乃奏言兩路協力。尚懼不勝。若鄜延以牽制爲
名。是委涇原軍于賊手。乞督令同入。帝以奏示仲淹。仲淹
又言臣與琦等皆一心。非有怯弱。但戰者危事。一或差失。
則平定之期。轉延歲月。未見其利。琦又遣判官尹洙至慶
州與仲淹爲約。仲淹曰。我軍新敗。士卒氣沮。不可深入。洙
曰。公于此不及韓公也。韓公云。大凡用兵。置勝敗于度外。

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仲淹不見其

可議卒不合及後出兵果敗大將任福死之先是元昊歸

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以書諭之值任福敗元

昊爲答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仲淹不當

輒通書又不當輒焚降知耀州尋復起爲環慶路經畧招

討使與韓琦龐籍王沿各當一路謂之四鎮初元昊陰誘

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仲淹知諸酋

反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

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敢私報傷人者罰羊百馬二至死

者斬。負債爭訟。聽告官爲理。輒質縛平人者。罰羊五十。屬
一。賊入界。追集不赴。隨本族每戶罰羊二。質爲首領賊大
入。老幼入保。本砦官爲給食。即不入砦。本家罰羊一。全族
不至。質其首領。諸羌皆受命。自是始爲中國用矣。羌人愛
之。呼爲龍圖老子。慶之西北馬鋪砦。當後橋川口。在賊腹
中。仲淹欲城之。度賊必爭。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
其地。引兵隨之。諸將不知所向。行至柔遠。始下號令。版築
皆具。旬日城成。卽大順城是也。大順旣成。而白豹金湯賊
皆不敢犯。環慶自此寇盜稀少。仲淹在邊。純祐年方冠。與

衆卒偕處。鈎深擿隱。得其材否。由是任人無失。所向有功。明珠滅臧勁。兵數萬。涇原欲襲討之。仲淹上言曰。二族道險不可攻。平時且懷反側。今討之。必與賊表裏。南入原州。西擾鎮戎。東侵環州。邊患未艾也。若北取細腰。胡蘆衆衆。爲堡障以斷賊路。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矣。其後遂築細腰。胡蘆諸砦。葛懷敏敗于定州。懷敏者王沿屬將也。賊大掠至潘原關中。震恐民多竄山谷間。琦與籍二路不敢出。仲淹率衆六千。由邠涇援之。帝聞定川之敗。按圖謂左右曰。若仲淹出援。吾無憂矣。及仲淹奏至。帝大喜。

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。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。然仲淹兵至賊已出塞。自以無功辭不受命。詔不聽。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。而帝以涇原傷痍。欲對徙仲淹。遣王懷德喻旨。仲淹謝曰。涇原地重。恐臣不足當此路。請與韓琦並駐涇州。琦兼秦鳳。臣兼環慶。涇原有警。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。若秦鳳環慶有警。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。臣當與琦練兵選將。漸復橫山。以斷賊臂。不數年間。可期平定。願詔龐籍兼領環慶。以成首尾之勢。秦州委文彥博。慶州用滕宗諒。總之孫沔亦可。若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。帝乃

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。使仲淹與琦開府涇州。而徙彥博帥秦。宗諒帥慶。張亢帥渭。用仲淹之言也。仲淹爲將。號令明白。愛撫士卒。所得賜賚。皆以上意分賜諸將。使自爲謝。諸蕃質子。縱其出入。無一人逃者。蕃酋來見。召之臥內。與語不疑。士勇邊實。恩化大洽。邊上謠曰。軍中有一韓。西賊聞之心骨寒。軍中有一范。西賊聞之驚破膽。旣乃與琦決策。謀復寧夏橫山。元昊遂遣使稱臣。初。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。旣而黥以爲軍。惟仲淹所部。但刺其手。及罷兵。獨得復爲民。其于兩路。旣得

熟羌爲用。因使守邊。而徙屯兵就食內地。以紓西人饋輓之勞。凡所設施。旣去而人德之。後人多守其法而不敢變云。召入爲樞密副使。旋除叅知政事。是時帝方銳意太平。數問當世事。仲淹語人曰。上用我至矣。事有先後。久安之弊。非朝夕可革也。及帝再賜手詔。又開天章閣。召二府條對。仲淹惶恐。乃退而上十事。一曰明黜陟。二府非有大功大善不遷。内外在職。須滿三年。在京百司。非選舉。須滿五年。乃得磨勘。庶幾考績之法。二曰抑僥倖。罷少卿監以上。乾元節恩澤。正郎以下。若監司邊任。須在職三年。始得蔭。